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曾錫齡

謄録監生臣江軾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左氏博議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東萊書説已別著録是書相傳祖謙新娶一月之内所成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

失之迹疏其說於下句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寔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本不同蓋此本每題

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引典故亦畧注釋故析為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板式葢麻沙所刋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别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黄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刋本今皆未見坊間所鬻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

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文有朱彛尊收藏印亦舊帙之可寶者矣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左氏博議原序

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岀户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歳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説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諸生歳時休沐必抄寘楮中解其歸裝無虚者並舍媦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岀漫不可收客或咎予〻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

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靦然忘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忽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為媒借逢掖以為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鐫或慍而讁或侮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損遂

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枝辭
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東莱吕祖謙伯恭序

左氏博議卷一

宋 呂祖謙 撰

鄭莊公共叔段 隱元年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為鈎餌以誘魚者釣也為陷穽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

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肆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强卒乘之富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穽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鉤餌而不吞過陷穽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為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如不聞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

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謂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由初及末其殺段之念殆不可千萬計是亦殺千萬弟而不可計也一人之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不載翫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湔其惡矣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

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詩鄭國風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舉朝墮其計舉國墮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公十一年莊

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隱十一年夏會鄭伯於郲謀伐許也秋遂入許鄭伯乃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供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莊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

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斲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鉤餌

獵者之自投陷穽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

始以為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潁考叔還武姜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羽之浮石之沈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水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庸非天乎苟以人力勝之則羽可積而沈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揉而曲也蓬可扶而直也土可壟而動也水可壅而止也人力既窮則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沈矣不揉之則矢還其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止者土之天也壟者窮則土之

止固自若也動者水之天也壅者窮則水之動固自若也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也耶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因之城潁絶滅天理居之不疑覩其黄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盖莊公自絶天理天理不絶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以勝天然忿戾之時天理初無一朝之損也特暫為血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溝澮焉朝而

盈夕而涸而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
愛親之念油然自還而不能已彼潁考叔特迎其欲還
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
叔之見莊公不感之以言而感之以物不感之以物而
感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
是同一天也其啜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者
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受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
天之惡為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

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故亦不能無遺憾焉方莊公語考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盍告之曰醉之所言醒必不踐狂之所行瘳必不為既醒而猶踐之則其醉必未醒也既瘳而猶為之則其狂必未瘳也君之誓母之辭未悔則必以為是既悔則必知其非知其非而憚改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為是也莊公茍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冰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叔乃曲為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

人欲蔽之可勝歎哉不特蔽莊公之天理當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胷中之天理所存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乘一念之悔廣其天理而大之六通四闢上不失為虞舜史記虞舜父頑母嚚弟敖皆欲殺舜舜不失子道兄弟孝慈二十以孝聞下不失為曾參家語曾參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豈止為鄭之莊公哉惜夫莊公之不遇孔孟而遇考叔也

周鄭交惡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之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季氏魯國之權臣陳氏之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陳敬仲之後蓋季氏雖強猶魯之季氏也陳氏雖強猶齊之陳氏也烏可君臣並稱

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序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為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見賢則用之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巽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

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其勢均其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周與鄭等諸侯耳然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稇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拔扈不過一叛臣耳吾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鄭人之心以謂彼之子來質於我我之子往質於彼見其與吾同而不見其與吾異歲推月移豈知

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人必未敢伐之也周不自卑人亦未敢卑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

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盜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亦未足憂也至於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宋穆公立殤公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

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為怪地過中為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之所謂奇即君子之所謂

怪也衆人之所謂高即君子之所謂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治民無可傳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子已先出於奇矣高若果高則君子已先出於高矣其逡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

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毁果人情也哉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以為是未足以為奇必傳於弟以為奇焉是未足以為高必傳於弟以為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桓二年宋督弒殤公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其説既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為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為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為以衆人自處而不

慕堯舜至竒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為竒以為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竒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髙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為常而他人以為勇游千仞之淵津人以為常而他人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衛州吁

隱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宫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

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隱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已所不知歷舉天下之事其迹可指者使人評之曰孰為善孰為惡孰為忠孰為邪孰為是孰為非孰為誠孰為偽猶參差而不得其情況於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色厲内荏面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者難知如此抑又有甚難知者焉博者必盜當博之初未有為盜之情也然財匱則必至於盜詈者必鬬當詈之初未有决鬬之情也然忿極則必至於鬬蓋博則有盜之理詈則有鬬

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人不能覺已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乎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簒弒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簒弒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簒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弒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碏之諫善矣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碏之諫州吁既有寵矣既

好兵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怨乎借使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況又不聽乎碏苟能止於未萌則桓公不至於弑州吁不至於逆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凛然與衛國相始終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患於已形也嗚呼衛至褊也州吁至微也其簒爭猶蠻觸氏之戰見莊子一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冒貨無極者世謂之貪沈湎

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苟無故加人以四者之謗其不見慍者幾希抑不知世之所共指者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耳吾平居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而一念之暴已藏於胷中矣一偏於愛則雖未嘗冒貨而一念之貪已藏於胷中矣未能寡慾則雖無沈湎之過而一念之荒已藏於胷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之險已藏於胷中矣四者之根藏於中伏而未發雖吾亦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由州

吁受寵之初簒弑之惡已藏於胷中而不自知乎迨夫一念之惡藏於胷中者既熟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名内之惡念内之惡念應外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君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茍容秋毫之不正焉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以雨露未有不芃然為多稼之賊者盖既有此根必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當除稊稗之種可也然

則禁過者茍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之笑哉

臧僖伯諫觀魚隐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游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柰何曰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唐敬宗欲幸驪山温湯李絳張洡方屢諫不聽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

皇族驪山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禄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元和十四年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上遣使迎至京師留禁中三日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凡三捨身竟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是觀之佛不足信矣上得表大怒乃貶愈潮州刺史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邪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

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鐘昭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豈非徒以理喻之而未嘗以心悟之邪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亂次之以

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隐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隐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踈矣為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隐公之心怡然自得睟於面盎於背暢於四支則反視世之所共嗜若犬馬若聲色若珠玉若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横海者

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況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游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為而未知其不足為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為知其不足為雖勸之為亦不為矣

鄭敗燕 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鄭敗北戎 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

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楚敗鄧

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商密降秦

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

鄭敗宋

成十六年鄭子

宰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楚滅舒庸

成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

楚敗吳滅舒鳩

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襄二十四年吳人召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二十五年秋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子木伐之遂滅舒鳩冬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

功也以與為掩

晉滅肥

昭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晉滅陸渾

昭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步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吳敗楚取餘皇

昭十七年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敗胡

沈陳三國　昭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越敗吳於檇李　定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越敗吳於笠澤

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吴吴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追吴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吴中軍而鼓之吴師大亂遂敗之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有知其然者也吾嘗以此理試語於衆矣談兵之士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為而名君子吾應之曰誠而已矣小人何為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難者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萬物皆賤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相詐則其家敗

兄弟相詐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交踈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於用兵小詐則小勝大詐則大勝小人長於詐故其用兵亦長君子短於詐故其用兵亦短自曼伯以降制勝不同同歸於詐是數子者茍以君子長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慤何足稱於孫吳之門哉吾應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令子舉前古之事以攻之以子之事證吾之理益知兵非君子莫能

用也春秋諸子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而遇小人耳若君子遇之雖鄭楚秦晉十餘國之衆為一軍合曼伯子突十餘人之知為一將吾知談笑麾之綽綽乎有餘裕矣吾非為大言以誇衆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葢君子之於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用是誠

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立五患皆除兕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刄曼伯子突之徒無所投其詐矣豈特曼伯子突之徒哉縱使盡號名自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聚而謀之雖極其詐計至於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萬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彼之詐至於萬而

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佚彼常動而我常靜以佚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鍾者黥髡盜販相望於史而宋襄見僖二十二年陳餘本傳之流每以仁義為天下笑抑又何也盖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

託君子之名者也以偽君子對真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仆焉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

左氏博議卷一

左氏博議卷二

宋 呂祖謙 撰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問塗者未識其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非有所

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之身安之無所復待於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樂用於禘祠烝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兆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宫始問羽數於衆仲豈真有所不知耶是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於隱公蓋數百年矣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羣公

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其心慼然不安而發於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補也然隱公之問豈止為仲子一廟而已哉特因仲子之廟而發耳為衆仲者盍申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之樂豈非欲尊

周公之身而廢周公之樂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周公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違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告於天子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猶用六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苟衆仲能為此言隱公能為此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服諸侯可以塞亂臣賊子之原五伯之首不

在齊桓而在隱公矣雖然此非所以責臧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家語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禮運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況臧仲乎惟臧仲一失其機故僭悖之習流及後世甚至於季氏以陪臣之微傲然舞八佾於庭論語八佾重形孔子之歎焉嗚呼隱公之問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孔子之歎在於三家既盛之後防於未

興之前衆人之所易禁於既盛之後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為隱公惜也

隱公辭宋使　隱五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髠衍之徒駕其詭辯玩時君於股掌之上驟使之喜驟使之怒驟使之憂驟使之樂指

川為陸亦從而謂之陸指虎為羊亦從而謂之羊雖有耳目鼻口不得自用而聽辯士之所用抵掌扼捥俯弔仰賀反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其三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愽考之然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者耳然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遣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葢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

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見戰國策是說也世皆以為工也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是說也世皆以為拙也吾以為陳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筮幸而遇穰侯之聽故人以其說為工宋使不

幸而遇隱公之怒故人以其說為拙陳筮得其時者也非智也宋使失其時者也非愚也使陳筮而遇隱公則為愚使宋使而遇穰侯則為智愚智初無定名工拙初無定論以是而推之凡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真足恃哉杜預謂宋使怨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宋使以鄭師之伐告急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之常也雖閒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審則知而復

問亦人情之常也况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隱公其可捨鄭師而問他事乎是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答也彼使者苟非狂惑喪心何自而起其怒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言蓋亦如陳筮之謀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逢隱公之暴怒不得嗣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回穰侯不救之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言之則沮隱公欲救之意其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逢

之時耳後世徒見戰國策所載百發百中遂以為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則載之敗者則删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删之如陳筮之徒幸而有功則大書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徒敗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惟合戰國策而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不能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策士之戒

鄭伯侵陳大獲隱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盛怒不發於微罪峻責不加於小疵此人情之常也陳侯不許鄭伯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失講信修睦之義固可責矣然春秋諸侯一戰一和一通一絶習以為常

如陳侯之罪晉楚齊秦以降莫不有之也左氏乃深排而力詆之至以謂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雖大無道之君責之不過如是何其遠於人情耶以左氏之言較陳侯之過猶犯笞杖之罪而加斧鉞之刑逋升斗之租而責倉廩之粟苟左氏愚人也則可使左氏少知治體豈容若是之舛耶辭之嚴責之峻是必有深意存於其間也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衛之强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

遂以為鄭何能為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雖鄭師之所侵不過毀廬舍歐老弱略牛馬然推鄭何能為之一語實亡國敗家之本殆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弱百姓而備匈奴秦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陳涉一唱天下共起以亡秦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為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乃何能為之百姓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七國既反武帝遂用主父偃之議下推恩之令詔諸侯分王子弟於是藩國始分宗

室稍弱然而委政外戚元成以後權柄下移卒成王莽之簒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爲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乃何能爲之外戚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爲而不徙故卒亡於戎狄晉惠帝元康元年憂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立氐帥齊萬年爲帝將軍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朝廷不能用而五胡肆虐社稷丘墟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爲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隋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帝以爲然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弗之知十四年在江都遇弑隋祚遂移以至項

羽之視高帝項羽與高祖爭天下高祖戰數不利而羽益輕漢卒敗垓下王莽之視漢兵王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兵號百萬縱兵圍昆陽光武悉發諸營兵自將千騎為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連勝遂前莽兵大潰漢兵至長安莽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兵衆斬莽傳首於宛梁武之視侯景侯景叛魏歸梁而武帝用朱异之言而納景履霜不戒卒致亂亡明皇之視祿山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益以為賢張九齡楊國忠數言其必反而帝不以為意寵待日盛卒致范陽之變皆始以為何能為而終至於敗亡也是則陳侯何能為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乎嗚呼君子之論常得其本衆人

之論常得其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
侈也拒諫也黷武也皆人君之大禁也至於論桀紂幽
厲之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數者皆末也其
本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暴虐必謂財
匱何能為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為故敢拒諫必謂
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
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
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

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深矣哉左氏之論也

鄭伯朝桓王 註見隱公六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為吾用而不使吾為事所用古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茍見事之難者亦從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反遷就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為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欲發未明之理非徒議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迹是猶言火

之熱言水之寒言鹽之鹹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己而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衆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試舉一二以明之春秋之初鄭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論者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之理者鄭伯朝周桓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為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

為王綱既墜傲固招禍早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早而周益衰史記本紀襄王從晉文之召禮雖早而晉益僭僖二十八年是知威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周鄭交惡衆人之說不過以畀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驕無畏之之迹則服在平王世將用虢公而不敢用反與鄭交質隱三年鄭知周畏之故於將用虢公之初凌犯王室

蹂踐麥禾略無所憚在桓王世將用虢公而即用之未嘗猶豫鄭伯知周不畏之故於既用虢公之後奉承王命朝會征討初不敢違是知周鄭交惡不在於用虢公而在於畏鄭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桓王與鄭伯蘇忿生之田由是失鄭衆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虛名固足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王室

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桓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為所敗衆人之說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鄭伯之政在所當奪特桓王不能正其名耳當鄭伯擅釋太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

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將覆亡之不暇矣桓王當其時而不能討遷延數年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桓王之致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非其時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既敗王師乃斂兵而止衆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鄭伯未勝則使祝聃射王其事甚悖既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恭其前之悖蓋出於真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恭蓋世於矯

情欲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為志在茍免而不悟是鄭伯不惟能欺當時其遺姦餘詐猶能欺千餘年之杜預可謂險矣盜賊以盜賊自處其情猶可恕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尤可誅是知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茍免之言而當疾其詐為茍免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與敘事之體不同敘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彼方冊之所載既序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與序事者

無以異也非所謂論事也況方册既已序之何待吾復為贅辭以序之雖削吾之論於彼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之論反待彼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故善論者事隨於論不善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資於論不善論者論資於事苟論資於事是論反為事之累也尚何以操筆為哉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隱七年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桓五年陳亂

曹太子朝魯奏樂而

歎桓九年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晉侯受玉惰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齊君語偷文十七年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懐於魯矣懐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趙同不敬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晉侯見魯侯不敬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

不敬季文子曰晉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 成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郤錡將事不敬 成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成子受脤不敬 成十三年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苦成叔傲**成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衛孫文子聘魯無悛容**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襄十年春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齊侯衛侯不敬**哀二十一年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

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蔡侯享于鄭不敬 襄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 襄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

朝不謀夕

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單子視下言徐

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

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泣 昭二十五

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魏獻子南面 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邾子執玉高魯受玉卑 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

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為吉凶禍福之占其矯誕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葢畏則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耳苟不能乘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時則令色足恭矯偽蠭起其本質真態亦何自而見哉涖衆之容必肅於

燕閒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旦失色於堂暮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起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强於須臾耶今攷左氏之所載其周旋揖遜辭氣容貌可嗤可指者相望於册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之情為惡於人之所不見為善於人之所見欲以欺世而售其姦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

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内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口也舌也在外而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燕享之際雖欲勉强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擠欬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

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為至於此時如遇明鏡無不發見吾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於獨欲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於家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漑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為瞽史之學者耳而愆失繆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又

將若之何

隱公問族於衆仲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族之說則反是焉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别其子孫之所

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為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且如陳伯袁之後而為袁氏齊公子高之後而為高氏衛公子惠孫之後而為孫氏宋公子樂父之後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而為牛氏魯閔子騫之後而為騫氏是皆以王父之字為氏者也）有以先世之謚為氏者矣（杜預曰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有以所居之官為氏者矣（祭仲初為祭封人掌封疆者後以為氏）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如文王封子時叔於沈故其後為沈氏武王封太伯曾孫於閻故其後為閻氏晉穆侯封少子成師於韓故其後為韓氏晉獻公封畢萬於魏故其

後為魏氏宋公子段食於褚故其後為褚氏宋太公食於蕭故其後為蕭氏楚貢皇食於苗故其後為苗氏晉叔向食於楊故其後為楊氏杞之後食於婁而為婁氏越之後食於歐山之陽而為歐陽氏是皆以始封之邑為氏也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孟穆伯仲子季文子臧僖伯東門襄仲子服昭伯叔孫氏是也游國豐印公孫伯張同出於鄭也游吉國參豐卷印堇父公孫洩伯張之類是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向宜華督父蕩意諸樂呂鱗朱魚石仲幾老佐是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欒子雅高傒崔夭國歸父叔仲還仲孫湫東郭偃是

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槩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後漢王充會稽人其先自魏郡元城徙居於此）宜春之王耶（前漢宜春侯王訢之後）印成之王耶（前漢印成侯王奉光之後奉光宣帝皇后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高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有

劉作奉春之劉耶劉敬說高帝都關中高帝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元海之劉耶晉趙劉元海本匈奴種漢光武時内附號南匈奴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馬服之馬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遂轉而為馬氏及馬矢之馬也後漢馬隆其先本姓馬矢氏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衛之石周石碏衛石碏及後趙之石也後趙石勒本羯種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説果安在耶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者猶且知之况

其易者乎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知之況其難者乎吾
以是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世之學者仰則欲知天
文俯則欲知地理大則欲知治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
草木蟲魚之名至於已之氏族吾祖者之所自出則茫
然不知豈可不恥乎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是固可
恥也乃若吾一身之間視而不知視之所自聽而不知
聽之所自言而不知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所自以
至喜怒哀樂皆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恥也不知吾祖

考氏族之所自問諸明譜學者足矣不知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噫

左氏博議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録監生臣江　軾

左氏博議卷三

宋 呂祖謙 撰

滕薛爭長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以辭服人主于直世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使

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争天下之理至於直而止今反曰起人之争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過而怒者衆人也君子心口為一故其與人辨心既屈則口亦屈衆人心口為二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口不屈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茍與衆人辨則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茍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安肯内訟其曲而甘處于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辨辨而不勝必争争而不勝必忿忿忿心一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君子常

少衆人常多則辭之直者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方其爭長舉魯國之人孰不知滕之直而薛之曲乎為隱公者若主滕之直責薛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驕薛將自恥其曲而益忿使隱公之辭果出于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鬬乃合二國之鬬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

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畀下寡弱之域以已而喻人其辭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其言巽順和易紆餘閑暇不躁不迫不矜不揚想薛侯聞之必自思曰為主者謙抑如此為賓者當如何耶為大國者謙抑如此為小國者當如何耶雖有忿戾之心游泳此言如隨春風如醉醇酎見魯之恭而不見滕之傲也見魯之遜而不見滕之爭也向之虛氣驕色固已雲散霧除而無復存矣吾以是

知魯之善爲辭令也嗚呼屈已服人近於弱屈人服已近于強凡人之情未有不恥弱而喜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兩強不相下其爭何㫖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屈於小國之畀其始雖若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焉故致強之道始於弱致弱之道始于強非忘強弱者孰能真知強弱之辨哉

潁考叔爭車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授兵于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傅於

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義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至于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

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得其偏故猶之不能為薰蕕之不能為蕕松之不能為栢李之不能為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于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豈非人之罪哉頴考叔吕孝聞于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其孝固可嘉矣隱元年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横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于孝之外也奈何考叔有是孝而不能推之伐許之役反

爭一車而殺其身可勝惜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鬬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相反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授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捨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時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于羮而不見親於車也茍考叔推事親之敬為宗廟之敬必不敢爭車于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為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輈於大逵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終不

免犯鬬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吾應之曰爭車者私也所以為不孝也先登者公也所以為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曽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曽子所謂孝也然考叔不死于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捨

肉而不能捨車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以此詩而美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

齊魯鄭入許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

變親為踈變恩為怨變黨為讎鮮不以其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於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于鄭以許歸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慭已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人皆知平蜀者鄧艾之功也而鍾會反攘其功而殺之見三國志鄧艾傳王渾王濬同將兵而

伐吴矣人皆知平吴者王濬之功也而王渾反攘其功而効之見晉書渾濬傳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之用心則三國之禍吾知其始於克許之日矣許地雖褊然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地百人競之况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齊不敢受舉以與魯魯不敢受計其義推其功而卒歸之於鄭焉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魯推之為鄭伯者固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絶許之

祀不縣許之疆將何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我師之功然齊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其勞一國專其利彼雖不校吾獨不愧於心乎此所以啟許叔之封也齊魯無功而不敢奪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已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凡與人共利者大而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雖然伐許之役所以全其美者由彼此之善

處也茍與人共利我雖推之彼益競之則將奈何吾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為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為廉盡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共利者

息侯伐鄭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患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

與辱期而辱自至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應也豈有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所以連臂而自投于禍患之網也君子以謂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冐禍患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于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于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處小國者當卑當遜當忍恥當屈身豈不以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為息在春秋之時至微也介乎

大國之間雖祇慄危懼猶恐不能自保况敢與人爭乎當其與鄭違言之際息侯盍自咎曰小大之不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國亦天也天實為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之忿忘其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歸其身也然鄭息俱有違言鄭之大不先加兵於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葢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非特息侯為然凡人之處於困阨窮弱之地其最不

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我之為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者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者耳我何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

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弒隱公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壬辰羽父使賊弒公立桓公

嗚呼敗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利者人之所趍義者人之所憚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為況重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桓公桓公反不亮其心而弒之有甚髙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為戒而諱言義矣是隱公之弒非隱公之不幸乃道義之

不幸也君子所恃以勝小人者惟有福善禍淫之戒僅
可以動愚俗既有隱公之變則平日所恃以勝小人之
具索然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憤天道之無知撫遺編而
浩歎也吾之所聞則異於是焉人皆以為隱公之弒敗
天下為義之心吾獨以為隱公之弒可以勉天下為義
之心是何耶隱公之禍非坐為義也乃坐為義不盡耳
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迹甚顯當桓公幼弱之時隱公
苟有他志微見風采立可虀粉桓公在隱公之掌握十

有二年不惟無纖芥之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迹不可誣也所可恨者特為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羽父因得入殺桓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凛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牆不義者不敢至其廬况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殺之言而不忌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為其少故

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字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于言者也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桓公之疑而迄至于殺其身也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況心迹未如隱公之所見者其敢不自勉乎以是知大恩與大怨為隣大名與大辱為朋隱公之于桓公恩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為大怨隱公之遜

魯國名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為大辱然則君子之為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極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禍迫之則為義者立一善修一行沾沾自足怠而不復前矣抑又嘗反覆觀之隱公之禍實生於自恕焉隱公之心以謂吾遜國之志左右知之卿士亦知之國人知之諸侯亦知之吾終不有魯國決矣幸桓公之少尚可偷安居位少假歲月然後脫屣而去之人未必見責也彼桓公無故而得一國寧不能忍

歲月之淹乎然隱公雖自恕而不知桓公之不我恕也人之欲自恕者其可不鑒隱公之覆轍乎隱公之禍既可以激自怠之志又可以破自恕之私凡人之所以不能為義者自怠耳自恕耳一經此變二病俱瘳蕩蕩平平之義路可以長驅而横騖矣故曰勉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

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鄰國之賢敵國之讎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蕭

何之徒為佐卒敗羽于垓下

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為忠漢室視之則為賊漢成帝時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杜欽谷永應詔後詣白虎殿問策是時帝委政王鳳欽永皆阿附之然則簒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賊臣耶臧哀伯之諫郜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非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桓公以弟弒兄以臣弒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廝養之賤皆可剸刃以戮之況哀伯魯之世卿有禄於國有賦於軍有職於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

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趍于朝又發忠言以裨其闕其於桓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耶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鬬歐以斬關而槩穿窬餘事也以殺人而槩鬬歐微罪也彼桓公親為篡逆而不忌况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一進說而二失具焉人謂哀伯為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漢書王莽新即位欲立威

迺拜十二部将三十萬衆齎二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遠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云云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

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武后垂拱初詔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陳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上言曰昔黄帝合宮有虞總章堯衢室周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洽陰陽也云云臧哀伯郜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耳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于簒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爲助亂也以

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濟之以淫侈佐之以暴虐凶德參會神怨人怒適所以趣其誅而速其死此以亂助亂之罪小也導之以典型規之以箴諫使亂人之身安固而不可拔忠臣孝子之憤亦無自而雪此以治助亂之罪大也向若桓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公子彭生而隱公之目永不瞑于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耶吾嘗謂羽父之請為桓公晝簒國之謀哀伯之諫為桓公建保國之

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于羽父之下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桓二年穆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名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

其能久乎曲沃晉莊伯伐翼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王伐曲沃隱五年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曲沃武公伐翼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曲沃伯殺小子侯桓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莊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千萬世之爭端非人力之所能塞也凡有血氣之屬利小則爭亦小利大則爭亦大國者其千萬世之大爭端乎集人之所同欲聽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耳集人之

所同欲視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目集人之所同欲嗜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口集人之所同欲享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身聚天下之大利而萃之於此有國者雖欲絶爭奪之禍然傳諸後世其子孫以謂均襲先君之業均出先君之冑年相若也貌相若也材氣相若也智力相若也彼何為而獨尊我何為而獨卑彼何為而獨强我何為而獨弱爭心一起是豈人力之所能禦乎昔之聖人知人力之不能禦也于是反求諸天而得塞之

之術曰嫡庶長幼之分是分既立而爭奪之門始閉矣嫡與長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能為使嫡為長也庶與幼亦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能為庶為幼也嫡者天實嫡之庶者天實庶之長者天實長之幼者天實幼之今聖人制為定分傳於長嫡為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人命當為庶初非人之賤我也命當為幼初非人之後我也仰視嫡長之貴如垤之於嶽如瀆之於海如石之於玉如魚之於龍如鳥之於鳳如獸之於麟邈

然超軼非吾流輩其自然之尊蓋判於有生之初天既命之豈人之所敢干哉由開闢以來所以共守是分而不敢變者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代紂微子開者殷紂之庶兄也目夷不敢代襄公僖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以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子西不敢代昭王昭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令尹乃立昭王季札不敢代諸樊吳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諸樊遜位季札季札謝以數

子之賢苟承祀繼統可以大前人之業可以啟無窮之基然終逡巡却避者豈非不忍以一國之私欲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乎嫡庶長幼之定分歷聖歷賢歷古歷今不敢輕變晉穆侯何人也乃敢首亂之溺于私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馴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為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世始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陵長篡奪之禍史冊相望納中國於戎狄夷貊之域者未必

非晉與周啓之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守以法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則有時而衂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則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乃有國者之所恃也民恃吏吏恃國國恃天為國而無故亂天之定分是自伐其恃也嗚呼殆哉

左氏博議卷三

左氏博議卷四

宋 呂祖謙 撰

楚侵隨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

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毁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

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无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敗隨桓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

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无與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昔之傾人之國者匿其機而使人陰墮其計非受害之後莫能悟何其深也方始墮其計終日奔走馳驅聽其所役投於禍患而不自知及師已喪國已破回視前日之所蹈者無非陥穽然後噬臍頓足有不可追之悔吁亦晚矣謀之深者豈復有加於此耶曰有使敵人既敗

而識吾之機猶未足為深也天下固有竒權密機非特敵人既敗尚不知其所以然雖至於數千百年之後亦不知其所以然可謂極天下之至深矣吾觀鬬伯比之謀隨未嘗不三嘆其深也世之論鬬伯比之謀者不過謂季梁之正終不能勝少師之寵季梁之諫必有時而不用也少師之說必有時而用也吾之謀雖未行於今終必行於後嗚呼是何足以窺鬬伯比之機乎人見隨侯初拒少師追楚之請從季梁修政之諫以為伯比之

謀未行也而不知其謀已深行乎其間矣市中有虎曾參殺人必三至而後信其始告之者明知其不信也其再告之者亦明知其不信也明知其不信而續告之者何耶蓋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無兩人之說居其前雖有善譖者無以成三至之說也其始之不信所以成其後之信也知此則可以窺伯比之機矣隨侯之始拒少師所以成其後之從隨侯之始從季梁所以成其後之拒季梁者隨之望其君素所畏者也伯比以謂吾茍

欲一舉而成功彼少師雖愛豈能使其君遽違素所畏者之諫乎今先示弱以誘少師則少師必有伐楚之請季梁必有修政之諫隨侯迫於平日之所畏必勉從季梁而拒少師使季梁之諫虛用於無事之時及其有事而又諫其君必以為瀆矣隨之所恃者獨一季梁而已季梁之術既窮則吾他日之舉兵誰復齟齬於其間哉蓋人之情迫於不得已而勉從所畏者之言不過能一從之耳至於再豈肯復從之乎迫於不得已而勉拒所

愛者之說不過能一拒之耳至於再豈能復拒之乎不待至於再也其勉從所畏之時雖曰從之而已有不平之心矣其勉拒所愛之時雖曰拒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隨侯一念之不平發於始從季梁之諫積而至數年其不平日增當楚再駕之際季梁之諫安得而不廢乎一念之不忍發於始拒少師之說積而至數年其不忍日深當楚再駕之際少師之說安得而不入乎是拒生於從而從生於拒也想隨侯恐懼修政之時舉國交賀

頌其君納諫之明而不知伯比欣然獨笑已入於吾之機矣兆破隨之機於數年之前收破隨之功於數年之後伯比之機微矣哉吾嘗深考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慚復假少師之寵而沮季梁之策置毫末之毒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動聲色而徐

制其弊焉雖事往迹陳書之簡牘讀者猶不知其端倪況於當時自墜其網者乎然則將何以自免曰無受焚之地則烈火不能焚玉無受病之地則癘氣不能病人鬬伯比謀隨累年不乘其潰敗之餘一舉平之反以敵遺子孫勇於伐隨而怯於滅隨非前工而後拙也以少師既死則隨無受病之地也嗚呼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從諫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軍敗不足憂為國者其務去小人之根也哉

魯為班後鄭桓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

齊衛鄭戰于郎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天下之事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凡當為者皆常也凡不當為者皆過也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為也曰非曰邪曰惡皆不當為也事雖有萬而不同豈有出於此兩

端之外者哉古今以驕矜為通患抑亦未之思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為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為耶則亦飢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是天下本無可誇之事彼驕矜之心亦何自而生乎目當視而反盲耳當聽而反聵則為殘疾人矣苟目能視耳能聽始可謂之無疾之人豈有持此以誇世者哉雖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絶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為也世之人僅有一善如

毛髮遽自衒以為過人之行亦惑矣人之為人非聖人莫能盡也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特翼而飛鬛而馳耶甚矣其惑也鄭太子忽之救齊雖曰有功然捄災䘏隣亦諸侯之所當為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躐之又從而加忿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躐處於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曽不如無功之為愈也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囚二帥陳俘馘振旅而獻乎齊氣呑諸侯邈視

王爵饟饋之際暫為人所先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為國人所賤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曾不以君視之甚者詆以狡童詩衛國風狡童刺忽也狡童之稱其受侮受辱一至於此前日之壯氣安在耶蓋忽之為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少慢之已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人共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惟視外物以為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終

身為物所驅作驕作沮作勇作怯已亦不能自必也一身且不能自主况欲主人之國哉

鄭太子忽辭昏 桓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鄭昭公之敗北戎 止 昭公奔衛 桓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无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

訪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為國者當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有而不亡可謂得所依矣然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深結而謹事之倚以自固想其心

必自以為善擇所依矣及阨於楚師之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晉迫於狄坐視而莫能救也宣十五年當時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諸侯之可依者亦莫如晉晉猶不可依而況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爾抑又有甚者焉西魏孝武脅於高歡日有篡奪之憂所恃以為依者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自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是乎然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而在於所依之宇文泰見北史本紀以是論之非惟人不

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為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桓十八年豈有禍魯而福鄭者耶自古小國連姻大國得其所依者蓋無幾而啓釁召兵如銅斗摩笄之禍者史記趙世家皆是也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終以微弱致禍遂幷與辭昏譏之殊不知忽前得之於辭昏後失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

掩烏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斯言也實先王之法言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堯為父而不能與丹朱以周公為兄而不能與管蔡以周宣為子而不能與厲王以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茍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禄皆我有也尚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能蹈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茍不以人廢言而深味其言釋然深悟天下之福皆備於我無在我之外者攀

援依附一掃俱除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忽言之於千載之上我用之於千載之下是忽雖不能自用適所以留為我之用也豈曰小補之哉

桓公問名於申繻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

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名子者當為孫地世所共守也生而名沒而諱子之始生嬰孩耳幾年而免乳又幾年而成童又幾年而冠昏又幾年而有孫又幾年而老又幾年而歿由命名之日而遐想諱名之時茫昧荒遠若存若亡若滅沒而不可知也今乃預料於百年之外恐其廢名恐其廢職恐其廢主恐其廢祀恐其廢禮博詢詳擇精思熟慮俾不為後世之累當始生之初而思旣歿之後可謂遠也已矣

名子之際其遠慮蓋如此至於餘事則每不然法度苟以趨一時之便未嘗憂他日之弊也政事苟以濟一時之欲未嘗憂他日之害也財用苟以供一時之求未嘗憂他日之匱也兵革苟以快一時之忿未嘗憂他日之危也名子且為百年計況於創業垂統以遺子孫者反不能為明日計乎大而國小而家苟以名子之心推之則詒厥孫謀之理盡矣奚必他求哉抑嘗稽禮之所載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庶子則撫其首咳

而名之是知命名特咳唾之頃耳一有不審遂流患於無窮晉名僖侯以司徒豈知終晉之世易中軍之名乎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名武公以司空豈知終宋之世易司城之名乎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魯名獻公武公以具敖豈知終魯之世易二山之名乎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失之於咳唾之間而其患乃與國相終始信矣始之不可不審也然名子之不審不過後世以諱廢事耳孰知有一嚬一笑而開子孫萬世之禍者乎觀名子之遠慮可以為

有國家者之大法觀名子之不審可以為有國家者之大戒申繻之言有鑒有規固不可以易心讀之也

王師伐虢桓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分寧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夫之分屈尺寸而信尋丈亦何為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虢公

譖其大夫詹父於威王詹父有辭王爲之伐虢而逐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周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威王之失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其罪威王則是也其所以罪威王則非也數傳而至於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令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爲臣殺其君將安庸刑見國語周語襄王之意豈非欲矯威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

一語猶未免墮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捨理而言分是分孤立於理之外也分孤立於理之外則分者特一虛名耳天下之亂臣賊子豈虛名所能束縛耶人情所不平者莫甚於理直而受屈令告之以汝理雖直姑為名分屈是導之爭也彼亦安能鬱鬱受屈久為虛名之所壓乎必將不勝其忿決壞名分而不暇顧是吾之持

名分適所以壞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紾兄者先有紾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紾之由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尚安得有所謂直哉是詹父之直因訴虢公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訴衛侯

而曲也二人之理已曲吾從而治之亦治所當治而已彼本自不直復何所屈哉周王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内省其理之曲没齒無憾矣非特可服二人之心也凡當時諸侯之臣有欲犯上而訴其君者必以謂訴所以求直今訴君而反變為不直曷若不訴以全吾直乎勞而不怨虐而不叛益所以彰吾之直也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

之曲下不知我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為人臣者皆懷是心雖極天地窮古今安得有犯上之釁耶惜夫威王昧之而不知襄王知之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終離而不可復合者也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虞叔伐虞公　桓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无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乃獻之又求寶劍叔曰是無厭也无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以成也貪者惟恐不得人之物吝者惟恐失巳之物貪者雖得萬金而不能滿吝者雖失一金而不能忘虞之君臣上貪而下吝貪者求之吝者共之亂安得而不作乎然貪與吝非二法也視人之物則貪視巳之物則吝未得而求之則貪既得而守之則吝名雖不同其心則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劒之心即虞叔守劒之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劒之心即虞公求劒之

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由古而暨今人所以相賊相刃相靡者職此之由吾將告貪者以廉告吝者以施庶幾其有瘳乎嗚呼彼方貪而吾告之以廉是教餓虎之不求肉也彼方吝而吾告之以施是將求肉於餓虎也無益於彼祇取辱焉信如是則果無術以救之乎曰此固不必他求也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絫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之念茍本無

邪安從而有茍本有邪安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無然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旦渙然氷釋則曰貪曰吝孰非至理哉葢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念加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是念加於事之惡者即名惡念所謂念者初無二也譬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為善用之燎原則為惡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溉田則為善用之灌城則為惡然曷嘗有二水哉自人觀之雖若為二而其一未嘗不卓然獨存於二之中也世所以指

虞公為貪者以其求財常不厭耳苟用是念以求道不厭立而不已必求與權賢而不已必求為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以異乎見論語世所以指虞叔為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不失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死俱死威不能奪則與顏子服膺弗失何以異乎記中庸求財與求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厭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守財與守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失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向之惡今之善特因物而改其名耳吾之

念曷嘗改哉人徒見其嘗名貪嘗名吝遂疑而惡之乃欲求道於是念之外是猶惡焚而廢火食惡溺而廢水飲也誤矣

楚屈瑕敗蒲騷 桓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鋭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楚伐絞 桓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折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屈瑕大敗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

擊楫雲興鳥逝一息千里雖未知操舟之術而動於操舟之利既不能自制亦不能自決也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大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沼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椎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逐澎湃奔鯨駭虬乃傍徨四顧膽落神泣墮槳失柂身膏魚鱉之腹然則召令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

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
當屈瑕與鄖師相距於蒲騷自知將畧非長委計鬬廉
教以次郢禦四邑者鬬廉也教以鋭師宵加於鄖者又
鬬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鬬廉也無小無
大惟鬬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
舟師之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
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
揚自謂筭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

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箠笞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僨身蹶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為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於絞人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疇昔蒲騷之勝借曰鬭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鬭廉教我乎此所以堅

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天欲斃之乎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訟其辭至兢兢也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見苻堅載記）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見謝玄傳）嚮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小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

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左氏傳議卷四